

那些年

我们跟冰棍儿过命的交情

● 刮哥

不让你分我冰棍儿，兄弟，你跟我一起蹲坑儿，关系好归好，

北京孩子——就我所知在我这个年龄段里——管一切能边走边吃的冰凉消暑产品都叫冰棍儿，与其具体性状无关。统称冰棍儿有它的原因。我小时候最早能吃到这儿的时候，冰棍儿样式没什么选择的，就是一根棍儿上冻着一方块冰坨子。

盛夏酷热的下午，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窗户外面钻进来一声“小豆冰棍儿”的吆喝，足以把浑身懒虫喊走，孩子赶紧听见了准得管家大人要了钱就奔出门去。卖冰棍儿在胡同里多是走街串巷，北京胡同多曲折，拐俩弯儿就没影儿，出去晚一步未必能找得到。

关于冰棍儿的记忆，脑子里会出现一个通用的场景：一白衣老太太，系一白围裙，戴一白帽，套袖是必须有的，推着小车沿着房檐的阴凉溜达，走几步喊一声，经过院儿门口时就驻上一会儿，等会儿像我一样正管家大人要钱的孩子们。

我印象里面卖冰棍儿的最多的是干干净净的老太太——后来才开始有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鲜见有老头儿从事这一事业，而崩爆米花则正相反，都是一身炉友脏兮兮的老头儿。

这两项事业性别特征极其鲜明，以至于我一度认为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和崩爆米花的老头儿都是两口子，十分羡慕他俩过的滋润日子：天热在凉气里吃冰棍儿，天冷支上炉子崩爆米花，全不怕嘴馋的时候心里抓挠，简直一对儿老神仙。

我最爱老太太掀棉被顶出来那一下冷气扑面，每次都要往前凑过去凉快一下，仿佛占了大便宜。冰棍儿是用薄露透的破纸一张包着，吃的时候撕下来。有时粘得大紧撕不干净，只能先舔舔，用舌尖一卷进了嘴，再啐出去。有时候因为太冰，舔纸的时候舌头也能粘上去。薄露透的纸虽然显得不太体面，但很诱人，有那么点像吃包子，破皮儿漏油更能调动人的食欲。

我刚刚可以支配零花钱的年代，冰棍儿大多5分钱一根。最早的冰棍儿就只有小豆，因为水多料少，冰棍儿都坚如磐石，初出小车时可伤人，用蛮力咬足可以把牙崩了。冰棍儿里的豆子也只是零星星星可见，豆皮倒更多，按照现在来衡量，显得不那么厚道。但在孩子不

吝，本也不是为了豆子，谁不是为了舔那口冰坨子呢？

孩子们聚众吃冰时不太聊别的，只是嗦嗦和吧唧嘴，一个赛一个没出息，专注于制造噪音。小时候吃东西规矩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吃饭不能出声，这阵势要让各自家大人听见，够十五个人挨抽半个月。

当年冰棍儿简陋，但在孩子心里不可替代，大家虽然是好兄弟，但一般不分享冰棍儿。一是冰棍儿不够吃，君子不夺人所爱；二是大家吃法都太过恶心，你嗦嗦完了拉着丝儿递给我我也张不开嘴，还够吃哈喇子的。所以能觑着脸张嘴说“吃一口”的人，在我们心里是最不要脸的。

“我吃冰，你吃棍儿。我拉屎，你闻味儿”，是流传在孩子之间的俗语，关系好归好，不拉着你一起蹲坑儿，兄弟瓷归瓷，不让你分我冰棍儿。

小碗儿是稍晚出现的类型，是少有的可以单有名号的“冰棍儿”。小碗儿比冰棍儿贵，但卖得很好，除了显得高级，味道更醇厚，更大的优点是怕化。不过里面带的小木片薄而软并不结实，在冰淇淋硬时就用蛮力挖，经常会擦折在里面，这是灾难。如果你见着一个孩子做出把手伸进掏的动作，一副没出息的样子，多半是一个把木板擦折了的倒霉孩子正拿着折的半根坚持不懈不负韶华。

把棍儿折里面这是很丢人的事，手里没闲钱儿吃不着的犯馋的孩子看见了可以利用这一点反嘲笑你馋嘴。“没吃过东西吧你！”“馋死你得了！”“没出息样儿大了！”在家里挨各自妈拾掇的实战中学到的一嘴儿儿话，此刻有了用武之地，伤害性和侮辱性都极强，听了让人十分憋屈。

跟小碗儿同时的，异型类的冰棍儿也慢慢出现，四处开花，极大丰富了小人民群众的们的选择，分流了他们的零花钱。

比如双棒儿。先不提口感比野路子的冰坨子强太多，单是它一根儿能当两根吃的优势就是别的替代不了。看似两根合一，但冻瓷了双棒儿根本掰不开——掰得开也不掰，一掰开准有一小伙伴马上出现在跟前，此刻就是莎士比亚也要纠结一阵：分是不分？是个问题。必须连着吃，左边嗦一口，右边舔一下，像最没

这一切，都是我妈种下的种子

下雨了，突然很想写写我妈

● 勾文君

呢大衣衬托下的，白皙高挑、优雅年轻的女子——我是非常震惊的。原来妈妈不是生来就是妈妈，只不过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已经是妈妈了。我认识我妈之后，再也没见她买过、穿过那么时髦的衣服了。

我妈没上过大学，所以她竭尽全力支持我们读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小学阅读指南》的杂志，就去邮局给我们订。那年月，整个清丰县，没人订这杂志。我妈央求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满本子地翻，终于找到杂志的邮发代号。我妈向来勤俭持家，可是唯独在给我们买书的时候，几乎不看价格。她还让我们放假时，阅读各种经典的长篇小说。县城的图书馆、私人的图书馆、名著多的书店，都是我们假期的常去之处。

十年后，我抱着自己幼稚的诗歌，从商学院转专业到中文系。再后来，我成了一名语文老师，没像小时候期待的那样成为作家。但不管是在顶尖的学校做老师，在一流的平台上上课，还是如今做独立教师，我一直在争取更多的在文学世界里遨游的自由。总体而言，毕业9年来，表面看，我的状态是鳄鱼变壁虎——越活越抽，实际上，我越来越不用依赖外界来证明自己，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成长了。在这个高度“内卷”的时代，我也算“反其道而行之”，并且逐步获得精神上的舒展。

以至于两年前，和作家毕飞宇老师第一次见面，聊到他们南大的知名校友，毕老师说：“你想知道她那儿吗？我给你写推荐信。”我下意识地说：“我不要，做语文老师挺好的。”天地良心，我当时真的不是故作清高以求关注，偶像面前，我一万个真心实意！因为热爱，我懵懂但坚定地相信未来，相信青山不改，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未知的前路，尚有星辰和大海。这一切，都是我妈种下的种子。

我妈每天必看天气预报。我上大学了，我妈不

为什么突然想写我妈呢？因为今天，杭州下了好大的雨。我妈说，她觉得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大人孩子都在家，俩孩子在方桌上写作业，她坐在旁边织毛衣，这时候，最好外面下着雨，雨下得越大越好。

这样的画面在我小学五年级之前，都是奢望。因为我爸在千里之外的部队，不在家。直到现在我也不敢问我妈，那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只有记忆中零星的物件，可以勉强诉说一二——为了同时接送两个孩子而被用木板加长、绑上蓝底白花棉垫的自行车后座，因男主人常年不在家而多加了两道门门、又以原木抓住的木门……

我不怕下雨，因为我妈从不让我们淋雨。北方的夏天，雨是不打招呼，说下就下的。有一回——我记得是初中时——下着雨，我妈来校门口接我。我坐在车座上，我妈推着车，边走边对我的一位女同学“抱怨”：“我们家这个，是个温室里的花朵。”在此之前和之后，我无数次被同学说：“你妈对你可真好！”那时候的我一脸茫然——妈妈不是应该这么好的吗？

是啊，那时候我以为，我妈为了让我们吃新鲜的鸡蛋，在自家的院子边上养一窝鸡——是理所当然的；我妈怕鸡叫影响我午睡，每天中午手拿一瓢米坐在鸡窝边上，鸡一叫就给我一把米——是理所当然的；每天晚上，只要我俩还没写好作业躺好睡觉，我的警察老爸还没“出现场”或者“行动”回到家，我妈就不会睡觉——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我因为偶有抑郁情绪，睡眠不好，第二天精神几欲崩溃的时候，很想穿越回去问问我妈：你那时候困不困？累不累？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确很早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是从她微微佝偻的背上，还是从她偷偷吃的药里，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当我从老照片中看到结婚前的我妈——那个在洋气的毛线帽、挺括黑色毛

说到底，不就是一只破酒瓶吗？他弄不明白，喝空了的酒瓶怎么就成了猫呀狗呀似的活物

一只只有生命的陶

● 美丽羔羊

我是在制陶车间认识小陶的。

车间很大，一眼望上去，有一种空旷高远的感觉。十多台流水线型的机器，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机器边每隔两三尺，就会有一个女工，紧张而忙碌地操作着一道程序。对我们这些参观者的“意外入侵”，几乎没有抬头，更没有好奇的神色。显然，她们已经习惯不怪。

一身蓝色工装的小陶就坐在机器前，一张圆脸埋在工具后面，打磨着手中的陶，身外无物的样子。都说陶艺家最基本的工具是他们的双手，小陶的那双手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纤长细腻，挂上了老茧。陶是这家公司很重要的产品，烧制成的陶是用来盛酒的。从进入车间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旅行。一团由石英、黏土、黑土、毛土为原料，过筛去杂质揉成的泥，经拉胚、打磨、阴干、釉烧等十几道工序，制成陶瓶和艺术品，防伪、不漏，贮存愈久酒愈香。

带领我们参观的王经理介绍说，打磨是这些人眼花缭乱的工序中很不起眼的一环，但就是这很不起眼的工序造就了小陶，她现在已经是一位专家级的技工了。

“你现在就是随便放一个泥疙瘩，她也能打磨成一面镜子。”王经理开玩笑说，“别看程序简单，制陶这事儿，越是极简的处理，越要大量的工作去让它简化。”

提起小陶，王经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小陶

原来是一家二本院校的毕业生，找了份工作都不满意，索性在家当起了啃老族。半年后，家人受不了，怕她这辈子毁在了“躺平”的世界里，于是四处张罗为她谋了这份差事。小陶起初死活不愿意。凭什么呀？一个堂堂的大学生到车间当一个普通的女工，整天跟一堆泥疙瘩打交道？但是很快，小陶就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也许自己姓陶，命里就该有陶吧。”小陶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跟我们闲聊，丝毫没有忙乱的感觉。“你不能把你手里的陶体当成一件器具，你得把它当成朋友。这样打磨起来，你就会知道它哪里该用力，哪里该轻柔。”

一直在一边笑着倾听的王经理插话说：“一只只有生命的陶”这话，可是专属于小陶一个人的。”

有一次，小陶和朋友到一家餐厅吃饭，邻桌是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喝的就是陶酒。邻桌喝完一瓶酒，一个汉子把空陶顺手丢在了桌上，陶在地上滚动了两下，碰到了汉子的脚，汉子嘴里嘟囔了几句粗话，然后一抬脚，像踢足球那样把陶踢向了墙壁。一声沉闷的声响，陶体碎成了陶片。

小陶蜂蚁似的跳起来，冲到汉子面前，挥着拳头，愤怒地吼道：“为什么要毁了它？它是一只陶，你知道吗？”汉子蒙了，一桌子的人都蒙了。小陶喋喋不休：“你知道一只陶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你知道它经历了多少道工序，耗费了多少人工吗？你知道它是有灵魂有生命的

吗？”小陶说着说着，忽然间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泪水如决堤的江河纵横。

汉子吓得手足无措。说到底，不就是一只破酒瓶吗？他弄不明白，喝空了的酒瓶怎么就成了猫呀狗呀似的活物。

幸亏小陶的朋友及时出面，解释了小陶失控的原因。“每一只出厂的陶，她都觉得是自己打磨的那只，把它们当成朋友、孩子。在她的眼里，陶真的是有生命的。”

事情在汉子一迭声的道歉里，画了句号。让小陶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很快出了圈儿，成了一桩美谈。

那天结束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饮酒，酒就是酒，陶就是陶，酒而打。等到你看见了陶的一生，从泥到胚再到打磨贴花烧制的一生，酒依然是酒，陶却不是陶了，它有了灵魂，有了生命。让你在拿起、打开、放下时，再也不会粗枝大叶，毛毛手。因为它也是一个孩子，在大地上等待了千年，孕育、诞生，终于有了在阳光下呼吸的机会。焉能不惜？”

很快，下面有了点赞和留言。长长的一串留言里，我一眼就发现了小陶。她说：“等你见了酿酒的过程，见了一粒粒粮食经历发酵、蒸馏、贮存、勾调的过程，变成一滴滴辛辣醇香的液体，你就会知道，酒也不仅仅是酒，它也是有灵魂有生命的。”

不仅要看家里的天气，还会看上海的；我弟也上大学了，我妈又把哈尔滨加入她天气预报“势力范围”；我工作了，我妈要看哈尔滨、郑州的。如今我在杭州，弟弟在北京，我妈的“天气版图”又变了。

我做语文老师，讲过《诗经·氓》，有这样的句子：“乘彼坳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我问我的学生：“复关”是个地名，作者为什么要让女子“望复关”，还把自己的悲喜都寄托在能不能“见复关”上呢？大概因为她在乎的人在“复关”，所以这座城也显得那么特别——哪怕只是望见了这座城，心里也能开出一朵花。就像陈奕迅歌里唱的那样：“我来到你的城市”——我妈也是如此，她默默地心分成几半，日日关心着儿女的城市。

不年不节的，干吗写我妈呢？自己眼泪和着窗外的雨流个不停也就罢了，我妈读了肯定也会哭。索性直接写几句给我妈吧——

赵建蕊同志，你好哇！

二十多年前，我偷看过你写给我爸的信。那时，你选了一张海上巨轮的明信片，在一旁写道：愿夫君是那远扬的航帆，为妻愿意做那船上上升起的白帆。事实证明，你说的不对——你不是白帆，你是咱家这艘航帆的总指挥、总舵手！（这样说，你大概不会追究我曝光你夫妻陈年情话之罪了吧。追究也没用，已经发出去了，而且，你现在打不着我！嘿嘿！）

赵建蕊同志，谢谢你！

2021.6.17大雨于杭州

闲趣

称呼的重要性

● 丁晓燕

去接种新冠疫苗第二针。

长长的S型通道，初看没有标点符号，一个挨一个。

我发现，批改“作业”的“老师”，是门口的保安，从哪里断句，他们说了算。

鱼贯而入时，担心这一段，在我前面画上句号。幸而，没有。

庆幸之际，首检“老师”拦住我：“阿姨，你的单子呢？”一听阿姨的称呼，我蒙住了，感觉头脑和手脚都不利索了，单子在哪儿呢？

复核“老师”接过话茬：“什么阿姨，分明是小姐姐。”于是，受宠若惊的小姐姐、神清气爽的小姐姐，瞬间找到了接种单。

打呼噜

● 恒恒妈

最近，老公的呼噜打得有些惊险：一个陡然的高音后突然寂静无声，连呼吸声都不可闻。在忐忑的等待中，犹豫要不要去他跟前查看状况，一个崭新的呼噜声才悠悠地响出来，让人赶紧松了一口气。如此往复几回，孩子担心地说：“妈妈，我长大后一个人时，这样打呼噜怎么办？唉，看来我以后必须得结婚了，至少身边得有个人啊。”这是个多么好的催婚理由啊，问题是他还没成年，就自己给自己催上了。

体检

● 恒恒妈

老公公司体检，一个总胆红素高，一个血糖偏高，医生说要注意饮食了，油腻少吃，碳水少吃。我嘲笑老公，点评他平时吃饭时各种坏习惯，有体检表撑腰，我说得理直气壮，他听得极其谦虚。孩子在旁边插话说：“妈妈，您明天也去做个体检吧。”呀，孩子很关心我呀！正感动着，孩子接着说：“等体检报告出来，也许您就没资格批评爸爸了。”哼，小白眼狼，明知道我不敢去体检。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陈晶 统筹/尹叶 审核/张台